

# 抗戰期中的杜月笙(四)

萬墨林

## 請日軍派船運難友

杜月笙先生在抗戰八年期間所作的貢獻，那是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。當淞滬戰事初起，杜先生衝破日方所佈下的天羅地網，乘桴泛海，直抵香港。他曾在那東方之珠、華洋畢集的港九打出一片天下。竭盡能力之所及，出錢出力，支援抗戰，如協助賑濟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先生救出身陷敵後的知名人士，脫離虎口，齊奔抗戰陣營。如支援吳開先、王新衡、吳紹澍、蔣伯誠諸先生在上海陷區從事地下工作，與日軍、漢奸偽組織展開重大激烈的流血鬥爭。如妙計安排陶希聖、高宗武兩先生脫險，揭發日汪密約，如設立統一工作委員會，進而控制黃浦灘，如發動門生弟子進行鐵血鋤奸行動……，在在都做得轟轟烈烈，有聲有色，構成無數抗戰史上最富傳奇意味的篇章，使杜月笙先生被敵偽雙方恨之入骨，曾由汪賄買凶手，企圖行刺不果，杜月笙先生在香港住到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十二月八日，始終都是港九一帶舉世矚目，交相讚譽的人物。在他個人猶仍謙遜不置的說：無非略盡中華民國國民的職責而已，和全國同胞並無若何不同之處。

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同時，馬尼拉、香港、新加坡均遭襲擊，泰國宣告投降。北平、上海、天津的英美駐軍全被日軍攻擊後解除武裝。這一天，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日子，對於杜月笙先

生來說，由於香港的失陷，和上海英、法兩租界俱被日軍侵入，兩處地方的家人親友、門徒學生，一下子淪入魔掌，生死不明，他個人心情的焦急淒苦，恐懼緊張，當然不難想像。那一夜，他通宵不眠，和戴笠先生寸步不離，籌思如何利用日軍尚未佔領的啓德機場，派遣飛機，緊急救出那些人來？人多機少，這一紙名單的研擬，真是絞盡腦汁、煞費思量。

戴笠先生的一位好朋友「阿伍」，是香港華僑，家資巨萬，早年學過航空，駕駛技術十分高明，十二月初，阿伍應戴笠先生之邀，飛赴重慶瞻仰抗戰的司令塔，復興中華聖地。太平洋戰爭突起，阿伍在重慶大為着急，因為他的大部份財產，都存在香港銀行，他趕不回去，百萬家財必然會被日軍規收，一家一當付之東流，於是那一天縱然戴笠先生在百忙之中，阿伍仍然不顧一切的纏住他，一定要戴笠先生設法讓他回香港。

靈機一動，戴笠先生當着杜月笙先生的面，告訴阿伍說：「好的，我設法替你弄一架飛機，由你自己駕駛去香港。飛機落地，你便把飛機交給中國航空公司，我會請他們派駕駛員回重慶，不過請你注意，我是要用這架飛機接運香港方面緊要的人。」

杜月笙先生當時便讚不絕口，戴笠先生這個辦法不但兩全其美，而且快刀斬亂麻解決了很多問題，以當時香港情勢的危急，秩序的混亂，航空公司未必會有人肯去。何況，阿伍駕駛技術之

優良，又是熟習他的人所一致公認的。

當下對緊急撤離的人士作最後決定，柯士甸道杜公館人太多了，杜月笙先生臉色蒼白，咬緊牙關，他毅然決然的對戴笠先生說：

「凡是我的人，暫不考慮。」

戴笠先生抬起頭來望杜月笙先生一眼，見他似已下定了決心，於是便不再多說，他開始振筆直寫，兩人有商有量的決定了先行救出陶希聖、顏惠慶、許崇智、陳濟棠、李福林、王新衡……等人。

名單決定立刻便打電報，請中國航空公司分別通知在列名單內的客人，應於十二月九日中午以前趕到機場集中，等阿伍駕駛來的飛機一到，換位駕駛馬上起飛。

從十二月八日午夜，到九日傍晚，杜月笙先生不眠不休，好不容易等到了專機安然返渝的消息，却是大出意外，昨夜擬訂名單該接的人一個也沒有來。

被這架飛機載運回來的，當然也是必須搶運脫險的重要人物，只是跟杜、戴二先生所擬名單上的諸人面目全非，名單所列者毫無問題的全部陷敵，陶希聖、李濟霖、顏惠慶等下落不明，音信杳然，使杜月笙先生邊室徬徨，夜不成寐，一面想盡方法打開一條通路，利用夜行動委員會的關係，將起自重慶，以迄香港地下，中間如貴陽、桂林、韶關、龍川、沙魚涌、大埔，迢遙數千里的一條路上幫會首腦、綠林俠盜，全部動員起

來，由而安排一條康莊大道，計劃從敵人的虎口中，救出這一批要緊的人，以及姚氏夫人、杜維藩和所有的杜門相關人員。

另一方面，杜月笙先生向戴笠先生建議，提供了一個瘋狂大膽而且乍看起來斷無可能的計劃，他要透過他的駐滬私人代表徐采丞，向日軍上海特務機關堂而皇之的提出：淪落在香港的許多朋友，都是杜月笙先生一再懇商拖出來的，如今因為香港變起倉卒來不及安全撤離，這幫朋友刻在香港面臨日軍搜捕，暴民劫掠，尤其糧缺聲中，三餐不繼，可以說是陷於絕境，去死不遠。杜月笙先生寧死不能對不起朋友，所以，日本人如果欣賞杜先生講這個義氣，幫忙杜先生救這些友好，他將派徐采丞包一艘輪船，從上海直駛香港，把他的朋友們接回上海，住進日人勢力尚未侵入的法租界，以使杜月笙先生能夠實踐諾言，全始全終，繼續對這幫人有所照料。

### 東手持斃絕處逢生

戴笠先生曉得日本方面有那麼一批人，對於杜先生的幻想一直未曾破滅，而徐采丞和日本駐滬陸軍部部長川本之流私交彌篤，杜先生慷慨義烈的此一表示，經過徐采丞的穿針引線，善為運用日本統治當局的矛盾分歧，這個計劃可能會通過，因此他本人表示贊成，再經過杜、戴二先生分向有關方面解釋說明，一月底，杜先生便給徐采丞去了一封密電，授計與他，叫他火速進行。

這又是抗戰史中的一頁奇迹，經過徐采丞的巧妙運用，竭力奔走，杜月笙先生瘋狂大膽的計劃，居然獲得日本特務「梅」機關的暗中支持，逐步的付諸實現。二月三日，徐采丞借到一架日本軍機，由上海直飛香港，代表杜月笙先生安慰滯港諸親友，他隨身帶了不少的錢，他要親自安排杜門親友逃離香港。行前，他尤已包好了一艘輪船，駛往香港負責接運。

在這時候，滯港杜門親友業已有人得到了消息，他們爭相走告，口耳相傳，在風聲鶴唳、一夕數驚之中，這些人原已自份無望，準備束手待斃。杜先生派船來接的消息一到，真是絕處逢生，雀躍不已，可是其中還有波折，東洋軍機「搭漿」，中途發生故障，徐采丞被迫降落臺北，三日後修理好了，方始續航南飛。這三天的音信中斷，使杜門親友望眼欲穿，魂夢為勞，無緣無故多受了不少的罪。

二月六日徐采丞專機抵達香港，他抵步以後立即驅車分訪杜氏親友，施以緊急救濟，並且報告佳音，專輪準於二月八日駛抵香港，他請各人早日收拾行裝，準備動身。洵澈之鮑喜獲甘霖，幾於人人合什，展露笑容，齊聲誦念杜月笙先生不置。

經過這一艘專輪救出人間地獄、海上危城的，計有顏惠慶、陳友仁、曾毓雋、李思浩、唐壽民、林康侯、劉放園、潘仰堯等先生一千零名流和杜門親友、蘇浙同鄉，為數多達三百人，其中有不少人平安抵達上海法租界後，陸續接受杜月笙先生的資助如故。經由香港、出深圳緊急搶救的諸人，則更包括陶希聖、蔣伯誠、陳策、顧嘉棠、芮慶榮、楊克天、姚玉蘭、杜維藩、胡筱五等諸先生在內。

### 金廷蓀落魄轉浙西

金廷蓀則於香港淪陷後，因為寄寓香港，輪渡中斷無法和九龍柯士甸道杜公館聯絡，後來他獨自參加難民大隊，離了香港，一路風霜雨露，苦不堪言，偏是身畔現金有限，盤纏不足，一路步行到河源，方始見有賑濟委員會設的救濟站，金廷蓀與鄉淪落，恥於表明身份。救濟站主任吳思源，並不知道他是許世英的好朋友、杜月笙先生的結義弟兄，於是按照一般救濟通例，發了他十五塊錢，金廷蓀自此默默無言的轉往浙西居住。

通過賑濟委員會，杜月笙先生將他所主持的「第九救濟區」分為「第七」、「第九」兩個救濟區，第七救濟區主任是杜氏門人陳志皇，常駐曲江，第九救濟區主任改由他的得意門生林嘯谷充任，常駐桂林，專門應付這一次搶救重要人士的緊急大事，但是賑濟委員會是公家機關，他這兩位學生雖然精明能幹，頗可仰體師門的人溺已溺心情，却是諸多手續苦於不能不備，因此登記申請審核種種浪擲時日，於是落難之人深感遠水不救近火，杜月笙瞭然個中況味，他便偕行私人緊急救濟，但凡拉得上點關係的落難者，或則由他主動致送，或則根據報告與私人的請求函電，多則成千上萬，少則三百五百，由他指定何人應資助若干，於是銀行電匯票雪片般分致陳志皇與林嘯谷，還有柳州中央銀行經理趙冲，分別代為致送。

滯港落難親友絡繹不絕到重慶，杜月笙先生每見一位便多添一份歡喜，他一掃愁眉，笑口常開，假他在重慶的寓所重慶交通銀行開起流水席，分批的宴請他們，一以祝賀，一以壓驚。貴客赴宴，握手寒暄，其中有生活尚未安頓、窘況猶未解除的，杜先生便在掌心中暗貼一紙支票，藉握手之便傳遞過去，一面施眼色阻止退還或道謝，存問至情，彼此心照，使受之者無不感激萬分。

有人代他暗中留意，私下統計，杜月笙先生為了打他這「急救香港親友」生平最重要的一仗，前後花費約在法幣兩百萬元之譜。

從民國三十一年一月起，杜月笙先生開始定居重慶，遙遙指揮香港大撤退，徐采丞的專輪帶了三百多人回上海，他自己所安排部署的大逃亡路線，更不知救出了幾千百人。斯役功德圓滿，杜月笙先生屈指細算，他可以對得起所有勸來、拖來、拉來、請來香港的親戚朋友，不過就中仍有一大遺憾，使他頗不心安。湯漪字斐予，友好間

尊稱湯老爺，當時已經六十一歲，他也是應杜先生力邀避亂香江的，香港淪陷後吃了不少驚嚇，旋又跟着大隊「難民」萬里逃亡，一天要走五六十里路，風燭殘年吃不消，却又無法支援或告饒，因此他只好把肩負行李一件件的拋掉，拋到後來連最心愛的一只烟盒都送人了，從此戒了須臾不離手的香烟，勉力支撐到重慶，再也支撐不住，於是纏綿病榻，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，終於醫藥罔效，一瞑不視，他死於香港失陷、萬里逃亡之役。

杜月笙先生對湯老爺之死至感震悼，他曾為之落淚。由於湯老爺官拜賑濟委員會委員，依許世英的意思，似乎應該由賑委會的公帑中撥款為之治喪，杜月笙則力持反對，他振振有詞的說：「倘使國民政府明令治喪，那倒是湯老爺一生的榮耀。至於說撥賑濟委員會的公款，收殮湯老爺，那豈不變成湯老爺囑施棺材了？這樣會使湯老爺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心安，湯老爺的家眷雖然不在後方，但是朋友還有幾個，湯老爺的朋友決不能讓他囑施棺材！」

於是，他派人到江西泰和，訪尋湯老爺的哲嗣，護送他到重慶來，為湯老爺遵禮成服，親視含殮。

### 范哈兒想當東道主

杜月笙先生到重慶，朋友太多了，照說他用不着住汪山那幢小房子，杜門友好，非僅中央選渝的達官貴人，自京滬平津各地而來的工商巨子，猶有四川當地的舊雨新知，稱得上是「筓馨同音，勝友如雲」，川幫財經領袖人物如劉航琛、康心如、康心之昆仲，四川將領凡是掌過權、得過勢的，沒有一個不是杜先生的知己之交，范哈兒范紹增自抗戰爆發即已率部出川，被編在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的麾下，轉戰浙西贛北一帶，民國三十年他解甲還鄉，恰好趕上迎接生死之交杜

先生。

川軍將領也很懂得「有土斯有財」的道理，重慶城內衝要地區的高樓大廈，多半是他們的物業，其中唯有二十七年元月病逝漢口的劉湘，不積私財，不治私產，這位曾於民國十二年被全川將領擁為善後督辦的川軍第一號人物，曾經對他的左右感慨繫之的說過：

「若要問我的部下搞不搞錢，有不有錢？祇消從朝天門到大溪溝，兩邊多看一看就曉得了。」

朝天門是揚子、嘉陵兩江合流之處的重慶第一大碼頭，大溪溝便是抗戰時期改稱國府路的渝簡馬路，這一條蜿蜒曲折的大道長逾十里，由西往東把大重慶一剖為二，可以說是全重慶乃至全四川精華之所在。劉湘的意思是說：十里大道兩側的好房子和貴地皮，多半為他部下的川軍將領所有。

儘管選川初期逃難客對於川胞習呼之為「下江人」、「腳底下人」頗不愉快，但是無可否認的，他們客居四川八年，受惠於四川地主甚多。四川地主比其他各地遠為慷慨豪爽，有白送房子給下江人住的，也有借地建屋收一塊錢象徵性租金或竟分文不收，多一半採取借地建屋勝利以後連屋帶地一併歸還的辦法，其結果是因為抗戰房屋因陋就簡，一住八年也就倒了壞了，地主一無所得却也不埋怨，原因是地主根本不在乎。

杜月笙先生舉「半」家遷渝之初，四川的關朋友們爭相迎迓，都想當一當杜先生的東道主。其中尤以劉航琛、范紹增表現得最為熱烈。全重慶最大一幢住宅是范紹增的，不過他已經借出去了，座落在國府路上亭台樓榭、美侖美奐的「范莊」，范紹增慷慨的借給了孔祥熙，成為行政院長的官邸。由於這幢官邸太大，所以時任中央監察委員的楊嘯天（虎）也住在裏面。范紹增一再告訴杜先生說：

「重慶城裏我的好房子多得很，杜先生，我陪你去看看，你歡喜那幢便住那幢，好不好？」

杜先生幾次三番的謙謝說是不必麻煩了，我是交通銀行的常務董事，交通銀行重慶分行就在打銅街，那裏是重慶的鬧區，銀行街，我就住交通銀行二樓的招待所，比較方便一點。

倒是顧嘉棠和范哈兒牌味相投，關係尤其密切，他好熱鬧，喜歡來龍巷范紹增公館的車水馬龍，門庭若市，因此當范紹增殷殷相邀，他便興沖沖的住進了來龍巷。

於是來龍巷范公館又成了杜月笙先生旅渝期間每天必到之處，一方面他和顧嘉棠有公事需要經常聯絡，另一方面則由於來龍巷天天有場面，可以賭賭錢。劉航琛說過了，杜月笙先生平時好玩、好談、好賭，而在范紹增家裏，這三大嗜好他隨時都能找到合適的對手。

范紹增公館的熱鬧，和劉航琛汪山別墅的幽靜，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，而這兩個小公館都是杜先生最愛去的，劉航琛在汪山有兩幢別墅，相去不過一二百步。當杜夫人姚玉蘭及杜氏長公子杜維藩等相繼逃到香港，交通銀行招待所不便住家，劉航琛便將杜氏「半家」迎往汪山，自己也陪他在鄉間比鄰而居。杜先生喜歡上劉家「組閣」，作方城之遊，他們在山風習習、花氣襲人中打麻將，或者挖花，除了松濤、鳥語、泉吟、風嘯，便祇有清脆的牌聲劈啪，窗外古木森森，修竹掩映，寄情擲博時還能享受一夕靜趣，杜先生覺得這樣非常舒服，「竹林之遊」在劉航琛家確是「名實相符」，此所以劉航琛所說的「書房賭」，舍賭得雅而外，尤且挽入了環境的因素。

### 山城豪賭內幕真相

來龍巷范公館則大不相同，那邊稱得上大重慶最豪華熱鬧的高級俱樂部，范紹增一生最愛朋友，他非「座上客常滿，杯中酒不空」莫歡，自己

(四) 筮月杜的中期戰抗

有的是鈔票，愛賭愛談也愛玩，家中從早到晚流水席開個不停他招待得起，抗戰時期，大後方氣象嚴肅，生活緊急，平素享受慣了的闊佬大亨，難免不習慣。尤其當年還認真抓賭，唯有來龍巷范公館，不但憲警不敢上門，而且治安當局由於他家是達官要人聚會之所，還派了些武裝同志輪班為他們巡邏站崗，暗中加以保護。

范公館的賭法又和劉公館迥異其趣，那邊以梭哈、牌九為主，麻將挖花為副，其他種種賭的名堂除了輪盤以外，也是應有盡有。佳賓則自范紹增的基本賭友起，加上杜月笙先生一系列人物，劉航琛等財經巨子、工商大亨，此外尤有政府高官，以及從前方返渝述職的軍政首要，來龍巷范公館賭起錢來一擲萬金，了無吝色，比諸華格桌路杜公館的豪情勝慨，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至於供張之盛，享用之奢，與乎時有綺年玉貌的各地嬌娃出沒其間，聊助賭興，則猶其餘事也。

朱輪華轡，紙醉金迷，來龍巷范公館的窮奢極侈，成為抗戰司令台、精神堡壘大重慶極其突出的又一面，因此從當時以迄往後若干年，不斷在傳播那裏面的軼事軼聞，種種傳說，譬如有關闊佬大亨賭錢輸多了，懶得開支票，抓張紙條寫個數目翌日可到銀行去兌現，十萬百萬決無差誤，紙找不到，便拿支香烟寫上錢數，一樣的等於是現錢，因此曾有某巨公一時疏忽，一支烟抽掉了一百萬元的「佳話」。又有傳說杜月笙先生在賭博上比一般人自勝一籌，因此他總是小輸大勝，待至次晨，將贏來的紙條一張張的交給通商銀行經理陳國華，命他收兌入賬，而杜先生在重慶前後四年一切的開銷，以及助人濟物之資，大半仰賴於此。

傳聞中最富傳奇，更是許多年來眾口鑠金，津津樂道的，厥為杜先生某次賭運高照，他和康心如、心之兄弟賭撲克，居然將康氏兄弟擁有的美豐銀行資產，全部贏了過來。數日後又與康氏

兄弟對賭，當時他先開口說：

「那天我們是逢場作戲，認不得真的。」於是一說杜先生言訖，便將康氏兄弟所開的巨額支票當面撕成碎片，化作蝴蝶飛去。一說他把美豐銀行的鑰匙雙手奉還。

以上所述的傳聞我和杜月笙先生問起，證實全屬子虛烏有，揣測之詞，經常參與賭戲的人還有幾位在臺灣，我們大家可以證明，杜月笙先生的賭技平平，認真說起來還並不當行出色，要想在來龍巷那種場合超人一等，小輸大贏，祇怕連吳家元都沒有這種把握，何況杜月笙先生？他那來本領予取予求，贏到上千萬元法幣？杜先生嘴上經常掛着一句上海人的打話：

「吃是明功，着是威風，標是落空，賭是對沖！」

「對沖」者，輸贏的機會各半是也。至於康心如、康心之兩兄弟輸掉美豐銀行那件事，實際上美豐銀行並非康家的私產。美豐銀行之創辦，是美國人雷文出資十三萬，康氏兄弟出資十二萬，資本額一共是銀洋二十五萬元。後來四川鹽幫買下了五萬元的股份，劉航琛擔任四川善後督辦公署財政處長的時候，他為促使「美商華豐銀行」改為「華商」，收買了鹽幫五萬元的股，又收回雷文十三萬元的股權，因此美豐的大老闆是劉航琛而非為康家，康家弟兄又怎會有權把整片銀行用在牌桌子上去輸了？再則，當康氏弟兄把整片美豐輸了哈，客居重慶的杜月笙先生，又那來這許多錢「跟進」，——一經點破，事理甚明。

劉航琛送空白支票

來龍巷的闊佬大亨賭得究竟大不大呢？似乎可以這麼說，在杜、劉、康、范這般賭國豪客來看，甚小；但就軍公教人員和升斗小民的眼中，那便大得駭人。以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杜月笙先生

初到重慶時他們賭的「規矩」為例，幾乎每天都在一起玩的如杜月笙、劉航琛、康氏兄弟、范紹增、吳啓鼎諸先生，他們的賭規是每天帶法幣五萬元。

根據國民政府主計處頒佈的物價調查與統計，民國三十年物價指數，比較民國二十六年六月，食物漲了十四倍，衣着十九倍，燃料二十一倍，金屬二十三倍，建築材料十四倍。再看當時的陸軍官兵待遇，上將薪津合計八百五十元，二等兵二十二元四角。拿這個比例一算，杜月笙先生他們每天隨身攜帶的賭本，約合兩千兩百三十餘名二等兵的薪餉、副食費和草鞋費。

杜月笙先生在重慶四年，賭博上除了挖花、麻將，他和康氏弟兄一樣，喜歡推麻將式的牌九，在座的每人推四方，一圈十六牌，押十七道，輪流做莊，不過，閑家和閑家還可以另賭，不予限制。

三十年底，杜月笙先生住在交通銀行那一段時期，他每晚必上來龍巷，所有賭友，不管怎麼忙，都是準時到達，誰也不必等候。唯有一天，杜月笙先生遲到了一個小時，使他的賭友為之納悶，劉航琛是細心人，他當時察覺，杜先生雙眉微蹙，神色有點不大自然，趁尚未入局，他把杜月笙拉到一邊去，關切的問：

「杜先生，你今天來晚了，是不是有什麼事情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」杜先生一聲苦笑，他跟劉航琛向稱知己，接下來他也並不隱瞞，一拍腰袋，說是：「就為了這五萬塊的本票嘛！我中午開支票叫人到樓下去換本票，等了很久不見回來。再派人下去催，轉來告訴我，我戶頭裏的錢不夠了，一定要錢董事長加蓋一個圖章，湊巧新之兄回了歌樂山，只好派專人專車上歌樂山找新之兄，一去一回花了好幾個鐘頭。」

聽後，劉航琛大為不平，杜月笙先生是交通

銀行的常務董事，人就住在交行樓上，臨時貸款，辦個透支，這五萬元的事應該不難，何止於非要錢新之的蓋章，專程跑一趟歌樂山不可？於是，他當時便說：

「杜先生，你要用錢，我看交通銀行手續太麻煩。銀行我也有幾家，只是不如交通銀行那麼大，杜先生你就跟我的川康銀行打個來往，好吧？」

杜先生輕緩的搖頭，他說：

「依我目前的境況，祇怕是來而不往，我想不必為老兄添這個麻煩了。」

「杜先生，你說這話未免太見外了，」劉航琛正色的說：「你來重慶，就是找我劉航琛的客，照說應該凡事都由我招待，杜先生是你期期以為不可。現在我請你跟川康銀行來往，來而不往也好，往而不來也罷，朋友原有通財之義，你沒有理由推却。」

望劉航琛一眼，杜月笙先生點點頭說：

「那麼，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

劉航琛很高興，他歡聲答道：

「杜先生，朋友是要這樣不分彼此才好麼！」

商量已定，雙雙入局推牌九，照樣是嘻嘻哈哈，談笑風生，牌局進行中，劉航琛抽一個空，打電話給川康銀行的經理，命他如此這般，趕緊去辦。

旋不久，外面有人找劉航琛，他出去打個轉，匆匆又回牌桌。

當夜與盡歡場，劉航琛要送杜月笙先生回打銅街，就在汽車上，他把一本川康銀行空白的本票，遞到杜先生的手上。杜先生接過去一看，驚訝的問：

「你辦得這麼快？」

轉過臉來，湊近杜月笙先生，劉航琛悄聲答道：

「我怕杜先生明天一早就開票子。」

喃喃的道了聲謝，把本票收好，杜先生又問這些票子，可以開多少數目？」

「杜先生，川康銀行每天預備提存的現金是一百五十萬。我看便這樣吧，一百五十萬之內，杜先生儘管開，一百五十萬之外呢，那就麻煩杜先生一下，請你預先賜我一通電話。」

於是，兩位好友相與大笑，杜月笙先生的一道難關，就此輕易渡過。

### 遨遊川陝萬人空巷

前後二三十年，杜月笙先生在上海鐘鳴鼎食，漿酒霍肉，拿十里洋場的歌台舞榭，金山銀海，作交遊天下英雄豪傑的本錢，上起名公巨卿，下迄江湖過客，誰不稱道他的豪情勝慨，義薄雲天。過上海而不會為杜門座上客，那就表示此人如非高不可攀，矯情狷介，便是根本無啥介事，苗頭缺缺。

做了二三十年的海上最佳東道主，民國三十一年十月，杜先生為響應國民政府「開發大西北」的號召，以考察實業、建設工商為名，他要趁此機會遨遊川陝，作一次遠來的佳賓。

繼阿德哥處洽卿西北行大受歡迎，喜孜孜的回到重慶之後，十月二十四日，杜月笙先生率領大批人馬，組成五輛車隊，自重慶踏上征程。

同行的杜門中人，有楊管北、駱清華、唐繼之、胡敏五以及新華銀行總經理王志華等諸先生，另帶醫師一名、隨行保鏢侍役若干，自重慶到成都的一程，由袍哥大爺冷開泰負責照料，另外還有幾位四川朋友，陪着湊湊熱鬧。

自重慶市街駛上成渝公路，山迴路轉，繼之以一瀉平原，當天到達內江後，又轉了個彎，彎

到內江西南的自貢市，亦即自流井，那裏盛產岩鹽，富甲川中，於是有一個最有錢的機關：四川鹽務管理局。而杜先生一行到自貢，則是接受自貢各界的聯合招待，而以鹽管局長曾仰豐代表各界的主人。五輛汽車到達，鞭炮長鳴，萬人空巷，當地機關首長、紳糧名流，早已袍褂齊整，列隊等候。

自貢市民扶老攜幼，爭先恐後，都來看上海杜先生，但當杜月笙先生滿臉堆笑，方出車門，便被首長紳糧一擁而上，圍在中間，一一的握手寒暄，前任的鹽管局長繆秋尤，不但是當地首紳，抑且為舵把子大爺，他曾在上海和杜先生見過面，因此特別的殷切親熱，跑後跑前，躬親照拂，當晚宿鹽管局的招待所積翠軒，樓高二層，極饒亭池花木之勝。內部富麗堂皇，宛如一座宮殿。這一天晚上，杜先生是應自貢各界聯合公宴，主人有心在杜先生面前擺擺排場，二席之費，相當可觀。

第二天杜先生仍由闔城官紳一路簇擁，前往參觀鹽井、鹽廠和新建水閘，中午，繆秋霜堅欲留客，大隊人馬於是湧往繆宅，他那幢宅第宛如一座古堡，樓閣連雲，建在山嶺，集繆姓一族同住，房子都用巨石砌成，妙的是對外只有一條通路，頗有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之概。杜先生略略參觀了幾處地方，他向繆秋霜讚不絕口，說是造這幢宅子真够氣派。

二十六日到成都，四川省主席張羣先生派他的副官長，迎候於距城二十里外的龍泉驛，川康綏靖主任鄧錫虎，川陝鄂邊區總司令潘文華，成都警備司令嚴嘯虎以次，軍政要人，都在城門之外迎接，下午五點，一長串的汽車，將杜月笙車隊送到金城銀行招待所，迎客的主人告辭離去，讓「杜先生」休息休息，再赴當晚成都各界的聯合盛宴。當年正值抗戰進入最艱難的階段，裝設一具電話實在很不簡單。金城銀行招待所雖然是



省城招待貴賓的處所，却是不獲安裝電話，這一次算是叨了杜月笙先生的光，杜先生五點鐘進門，九點正，電話裝竣，試話的鈴聲大震。

當晚盛宴，由成都第一把手陳蔚操杓，主人特別介紹，陳蔚手藝絕高，輕易請他不到，因為他早已在家納福，擁有妻妾四名。赴宴時，張羣主席親訪杜月笙先生於金城招待所，老友重晤，談笑甚歡。

聯合公宴是預先安排好的，因為杜月笙在成都勝友如雲，如果逐一邀請，將不知道要吃到那天為止。所以是夕客人不到一桌，主人却有好幾百個，幾十桌酒席擺在一間大廳，彷彿是在辦喜事。七點正，廳上的舞台開鑼，也是四川名伶的聯合演出，內中有好幾位白髮鬚髯的老伶工，年紀已經六、七十歲，早已退休多時，聽說杜月笙先生到成都，有這麼一場堂會，特地遠道趕來，義務獻演。

### 一百二十歲的老友

杯觥交錯，賓主兩歡，應付如此盛大的應酬場面，杜先生身為主客，勞苦可想而知。台上唱的川戲他聽不懂，尤有甯腔，響遏行雲，鑼鼓點子敲起來急如驟雷，令人驚心動魄。杜先生笑容滿面，周旋於數百位主人之間，台上的戲由七點一直演到了午夜一點。杜先生實在吃不消了，喘疾又發，喉頭咻咻有聲，又苦於不便中途離席，迫於無奈，他只好暗中招招手，把唐承宗招到跟前，叫他附耳過來，吩咐幾句。

於是唐承宗翻身便上後台，尋來提調，婉轉情商，「杜先生」喘疾大作，劇目可否斟酌刪減幾齣？提調的猛擡擡頭，十分為難的說：

「這次演出，完全是出於伶界自動，川戲伶界因為杜先生一向愛護藝人，特地以這次演出來向他致敬。」

唐承宗這個差使真是難辦，他唯有陪着笑臉



抗戰勝利後杜月笙(中)與文本作者(右)閒話  
戰時事合影

繼續婉請如故，戲提調和各伶工去商量，又隔了許久，方始回來告訴唐承宗說：

「旁的戲都可以免，唯有兩位老先生，早就退休了的。他們因為早先到上海演川劇，賣不起座，蝕了本，差點淪落在上海，多虧杜先生幫了他們的盤費，方才能回四川來。這兩位說他們專程遠道而來，就為報答杜先生的恩，這是他們一輩子裏最後一次演戲，竟是難以免了，最好請杜先生看到他們兩個演完，我們立刻收鑼。」

沒奈何，這一夜杜月笙先生一直撐到深夜兩

點，方始精疲力竭的回招待所。

在成都一再被友好情商挽留，杜月笙先生一共住了三天。三天之中天天赴宴，夜夜看川劇，因為成都附近所有的川劇伶工都趕來了，崇仰至極，熱情幾許，杜先生便不能厚此薄彼，必得一齣齣的看下去。

張羣先生請杜月笙先生一行赴家宴，別開生面，使杜先生吃得最痛快、最新鮮。因為張主席(張羣先生時任四川省主席)不用大塊文章，他把成都城裏著名的小吃師傅，全部請到他家裏來

(四) 抗戰中期的杜笙

做。於是乎龍抄手，賴抄手，麻婆豆腐，怪味雞，使這一批上海客驚喜交集，大快朵頤。

劉文輝的款宴座設浣花溪，小橋流水，竹木掩映，憑添不少雅趣，那一天他開了全川罕見的二十年紹興陳釀，可惜杜月笙先生不嗜酒，倒是他的隨行人員齒頰留香，連聲讚美不置。

最隆重的一次宴會，則為全川袍哥把子一千餘人，集中成都，盛譙款待杜月笙先生，座上林林總總，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，神祕傳奇的人物，譬如成都城裏的舵把子龔癩子，軍界袍哥首領陳蘭亭，勢力圍由成都直至雅安的李開泰，其中一位鴉片大王，居然是位女袍哥。

這幫人個個有人有槍，而且以槍多人多出人頭地。尤有一位民國初年在上海當過水師統領的老先生，當年一百二十歲了，精神矍鑠，腰腿俱健，他自一百五十里外匆匆趕來，在當時的錦官城裏，唯有他一個人，一看見杜月笙先生，便捉住他的手臂，歡聲喊道：

「月笙，月笙，你我靠二十年不見面了哇！」

二十九日到梓潼，隨行人員加了成都中央日報社長張明燁，和名震洪門清幫，又是袍哥領袖的向春廷。

動身後，方才辭別了殷殷相送的主人，汽車駛到距離成都不遠的公店子，路旁便有人肅立迎接，雙手遞上來三張大紅名帖，杜月笙先生在車中一見，心知這是袍哥的規矩，苦於自己對袍哥儀注，一竅不通，祇好推向春廷向二爺，請他下車去，與來人問答行禮如儀，再上車向北駛去。

到梓潼，縣長和闔城紳士便在郊外相迎，一桌酒席，設在露天，正中一把椅子，居然鋪了紅緞椅轆，像是賽會時的神仙寶位。縣長恭請杜月笙先生上坐，杜先生則謙沖自抑，無論如何不肯，推辭再三，主人總算把紅緞椅轆撤去了。於是杜先生連稱不敢當，不敢當的坐下，方端起酒杯

，劈劈啪啪，長串砲竹驚天動地的響徹曠野。當夜，住在中國旅行社梓潼招待所，才進門，本地袍哥大爺便來送禮，來人是由紅旗老五站中間，手上兩支托盤，左右有人各掌一盞風燈。向春廷親狀忙迎出去，將兩盤子禮接過，送了進來。杜先生看時，見盤中有四包香煙、四包梅、四包糖，旁邊襯着摺折的紙楞，當下他不禁有點遲疑，便問向春廷：

「我該不該收這個禮？」

向春廷的答說：

「杜先生你可以收，也可以不收。不過你收下以後，將來這梓潼一縣的袍哥弟兄，到了你所在的地方，你就有招待和照料的義務。還有，你收了這邊的禮，往後無論到那裏，你便不能拒收別人的。」

杜月笙先生眉頭一皺的說：「那怎麼辦呢？收了多添麻煩，不收又不好意思。」

向春廷笑了笑說：「這個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。」

「那你叫我怎麼樣推托呢？」

「杜先生請放心，一切有我。」

於是，向春廷折身退出，跟那幾位袍哥代表「拿了言語」，禮物原璧歸趙，來人果然並不嘖怪。

十月三十日到廣元，城外河邊擠滿了人，都在等候迎接杜月笙先生，無數串五十萬發、一百萬發的長砲竹，便從城牆上垂下來燃放，火花四濺，紙屑紛飛，迎候者於是發出聲聲歡呼，廣元警備司令楊晒軒以次，趨前迎迓，當天參觀了大華紗廠分廠，一應招待事宜，俱由大華紗廠負責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史學家林子勛先生搜集史料，詳加考證為本誌撰寫「孫中山先生與美國」見解新穎，立論平實，是一篇難得的歷史佳構。

△謝康教授的「山水人物話桂林」，掌故、人物、遊記兼而有之，所附圖照尤極為珍貴。

△旅美學人醫學家王洛博士為祝賀美國開國二百週年特撰「林肯的生平和遺蹟」，交由本誌獨家刊載，林肯的生平出現在王博士的筆下，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全文較長，本期僅刊林肯的生平，下期再刊林肯的遺蹟。

△劉昌博教授「江湖兒女的挑戰」本期全部刊完，連載期間，深獲讀者好評。劉教授已於

八月初隨中華絲藝團前往馬來西亞、星加坡、印尼訪問，預定九月中旬返國，將續有佳作交本誌發表，敬請讀者期待。

△名記者陳嘉驥先生，窮數年之力，遍訪有關人士，搜羅秘笈為本誌撰寫「吳鐵城張羣東北之行」，將吳、張兩先生當年勸促張學良擁護中央，鞏固統一的經過，作詳實的報導與生動的描述，附以歷史圖照，珍貴鏡頭，值得細讀。

△本期編校完竣正在印刷時又收到楊樹人教授、丁慰慈先生、徐櫻女士、張大夏先生、謝應芬先生、王紹齋先生等佳作多篇，將自十月號起陸續刊出，敬請讀者注意。